

LAO QING MAO LAO QING MAO

老青毛

史爱平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LAO QING MAO LAO QING MAO

老青毛

史爱平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京)新登字 194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青毛：史爱平短篇小说集/史爱平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4.4

ISBN 7-80094-086-1

I.老…

Ⅱ.史…

Ⅲ.短篇小说-中国-现代-选集

Ⅳ.I247.7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79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092毫米 1/32 印张8.875 字数189千 插页2

1994年4月北京第1版 199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200 册

定 价：7.80 元

致史爱平

(代序)

梁晓声

爱平：

今天是六月十九日，我刚从山东回来。两天内什么也没做，只在认真读你的书稿。你的第一本小说集将付梓了，我自然是为你高兴的。高兴之事，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种种。于你我，这要算最值得高兴的事之一了吧？

读你的小说，我仿佛是在翻看一册影集——自然是你的。而你又仿佛就在我身边，向我一一指着，并告诉我关于那些男人和女人的故事，以及你对他们或她们的情感……

仿佛的，我和那些男人那些女人也老早就认识了似的。

有一类小说绝难使我读下去——好象每一页上都印着两个字是“虚构”。我们的心灵今天根本无须那么多虚构的人和事去充塞。毫无疑问，虚构的能力，当然应该是小说家的起码的能力。但这能力，只有在达到将虚构的人和事最大程度地以接近真实的面貌呈现给读者时，才谈得上是一种能力。否则，不过是雅的或俗的“闲扯淡”而已。即便作为读者，能耐着性子读完一篇从始至终虚构痕迹欲盖不能的小说，也是够百无聊赖的了……

我非常坦诚地说，你的小说，就我读到的这几篇而言，都是挺有意味儿的小说。小说可以骗人的眼，但不可骗人的心。不骗人心，不骗读者之心，就要写小说的人，将自家的一份心情投注到纸上去。我从你的小说中，感觉到了你写时的种种心情的投注。小说对于写小说之人和读小说之人的全部的意义，也便包含在这一点之中了……

每个人都有心，但并非人人都有内心世界可言。你的小说中包容了许多真、善、美——《小站轶事》中的老姜头、《黄河，向前流着》中的龙叔叔、《H矿的魅力》中的莫教授、《满城春色官墙柳》中的梁娥、《好女》中的好女……你写了许多平凡的，普通人中的好人。正是这些好人们的存在，提醒我们自己不要变成坏人。引你在《满城春色官墙柳》中的一段话——“可我这份心思呀……是的，久久地久久地一直扰乱着我。我总觉得亏了别人一点儿什么似的……”——倘真善美之情愫从我们内心世界里大面积逸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份心事，该是多好呢？

“我在大街上跑着。我往每个角落望去。啊，好女，你还扎着那天蓝色透明纱巾，还穿着那件学生蓝的衣服……还睁着那双好看的眼睛笑吧？……”——这已是我们当代人内心世界失落感的写照啊！我注意到《好女》这篇小说发表在1984年。距今又快十个年头过去了。十年弹指一挥间，我们当代人于今失落的又何止是对人间美好情愫的珍视呢？我们失去之多，几乎已到了无可再失的地步。而且，我们明明失落着，恐怕已变得一点儿也不在乎，并不打算再珍视什么了。物质价值观念的膨胀，似乎已将我们内心世界的情感空间挤压扁了。生活的意义一旦物质化，人类美好情感的意义

则尤其显得可贵。它是我们内心世界的最后的绿地——但愿即使在今天，仍会有人象小说中的“我”一样，“在大街上跑着，往每个脚落望去”，寻找“好女”，以及她所代表着象征着的一切……

然而我觉得写的更好的，应是这样几篇——《老青毛》、《闯荡记》、《人在旅途》。从时间看，它们分别写于87年、92年、93年。可以说每一篇都有鲜明的特点。都有“老道”之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则我以为，《老青毛》本该写成一篇海明威式的，或杰克·伦敦式的小说。而你没有。我的意思并非指“仿效”。恰恰相反，我认为那是初学写作者的选择。不是一个成熟的写作者值得沾沾自喜的。在猎手牛德义和头羊“老青毛”之间，肯定有某种超现实的，具有极大象征性的，悲剧色彩冷峻浓重的思想内涵。那是什么？究竟是什么？本质上对人有什么启示性，你似没有悟透。当然我现在也没有。而我们常谈的一篇小说的“深度”，恐怕是由一旦悟到悟透而产生的。《人在旅途》写得很幽默。这幽默自然属于黑色的那一种。黑色幽默的文学价值在于——以极为正常甚至淡漠的眼光，去从极为寻常的事件中，发现被用“庄重”包装了的似乎有点儿可笑的人和事。因为“似乎”，因为“有点儿”，使人迷惘，仿佛不知该不该发笑。而写作者，分明的，仿佛又绝无意于证明什么是可笑的。于是人在生活的某些时候的尴尬，便令我们很窘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了。只是我觉得，结尾不十分好。司机王锁柱“自觉”替郑领导背了黑锅，固然使王锁柱显得可爱了几分，但通篇的“黑色幽默”的成份，便因此而大大削弱了。此篇的要旨似乎更应在于——非是王锁柱、郑领导或红衣女郎哪个人物可

爱或不可爱，好笑或不好笑，而是生活本身的某一部分某一时候，不由人意地显出了可笑性。

这几篇小说中，《闯荡记》要算最长的了。也最厚实。厚厚实实的一小片生活扑面叙来，人性人情人心人欲林林总总，在似乎没一个好人小群体中，着力写出了人身上污而未泯的仁义，实在是难得的。这一篇里，已再没有老姜头《小站轶事》的影子了，也再没有好女《好女》的影子了，更没有莫教授《H矿的魅力》那么高尚的人的影子了。这是勾心斗角，人为财死的一群。普遍的中国人都在嬗变。但普遍的我们，又多么想仍为自己为别人的内心保留一点儿什么值得互相念怀的东西啊！于是老顾头、大马、“我”和秀女子，在这种心灵的异化与扭曲之挣扎中，跃然纸上……

北京天气极热，我牙又疼，刚从外地回来，虽是认真地读，却实属思索纷杂地写，所言一定偏颇。倘此信可代兄之处女集序，亦是尽我一份真诚了罢……

晓声愧怍止笔。

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日于北京

目 录

致史爱平（代序） 梁晓声（ 1 ）

黄河，向前流着 （ 1 ）

人在旅途 （ 20 ）

闯荡记 （ 36 ）

我，儿子 （ 70 ）

H矿的魅力 （ 87 ）

家庭办公始末记 （ 101 ）

MDL 钢管坯被穿透 （ 112 ）

满城春色宫墙柳 （ 128 ）

小站轶事 （ 141 ）

方案接近尾声 （ 156 ）

老青毛 （ 171 ）

古老的黄河渡口 （ 184 ）

大宝与小光 （ 197 ）

姐姐 （ 206 ）

好女 （ 216 ）

不堪回首 （ 235 ）

我不怨她 （ 259 ）

后记 （ 271 ）

黄河，向前流着

《三国演义》开篇词云：“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别人读后往往大加赞赏，可我却很不喜欢。这些全是古人出于彼时彼地之情，发些对往事无可奈何之感。把人间世事轻描淡写到万事皆空那样一种境地，只落得“笑谈”而已，可见太“虚无”了。

我没见过长江，我是在黄河边上长大的，但我想流水都是一样的吧？由西向东，滚滚而来，滚滚而去，无所阻拦，历尽艰辛曲折，最后奔入大海……

在我刚记事的时候，爸爸带着我们全家：妈妈，我，还有弟弟来到这里。爸爸笑着说：“这就是黄河。它是条龙啊，早晚要被我们抓在手里。”我啥也不懂，只知道爸爸他们是来建设水源地的。在离这

儿很远的北面那座青黑色的大山下，有一座象神话一般刚刚兴建的钢厂。爸爸说水源地建好了给钢厂供水就能炼出钢来。这水是钢厂的血液啊！

我拉着弟弟在河水浸湿的岸边好奇地听着，更不明白什么血液，我光顾看黄河了。黄河好大啊！太阳斜射在它上面，卷着一眼望不尽的银光，铺天盖地般涌来。还发出低沉的滚动声。我和弟弟都畏缩在爸爸怀中。

我们的眼前：满地是紫色的碱蒿，一滩一滩长满芦苇的水泡子，连树都很少，比我们住过的北京差多了。只有远处那个象小山似的土丘挺有趣。李俊叔叔说，那是昭君坟，黄河沿岸有好多这样的坟。他老讲王昭君的故事，可就是不带我们去那儿玩。

李俊叔叔和爸爸都是搞技术的，他俩最好。别人管他俩都叫队长。爸爸爱训人。李俊叔叔不，他爱笑爱唱，爱跟我们小孩逗。有一回他自称龙王，在嘴上划了个八字胡便唱：“花果山孙悟空，拿了定海神针，又来强索盔铠。无奈叫我怎的推托？”又转身变个孙悟空：“你说道无盔铠瞒着谁，俺今日在龙宫定不归。”连叔叔阿姨们都给逗乐了。由此大家管他叫“龙王爷”。而我们小孩都叫他龙叔叔。

爸爸为我老跟妈妈发火：“你也不管管小杰，哪象个女孩子。大人们多忙，老缠着人家老李耍‘猴’，象话吗？”

爸爸有时晚上在工地睡，妈妈就领我们去找他。他不回来，盖个草袋子打呼噜。

我家住的板房里老开会。我听爸爸的嗓门最粗：“浪大？我就不信，水中焊接这么难？三天之内一定要把那个地方啃下来。”龙叔叔总是和气地说：“明天，我和老王先下水，成

了，大家全下。”我们在里间蒙着被子睡，说话声就成了我们的催眠曲。

你见过这儿的工地吗？有趣着呢！没“地”，尽“水”。水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船：小汽艇，小木船，还有几只大肚子船，轰轰直响。好多叔叔都泡在水里，赤着身，在号子声中把一条条绳索、钢桩、钢管沉到水里。号子喊得可带劲啦：“抓住龙王爷呀，呼呼嘿哟；挖掉它眼珠呀，呼呼嘿哟；剁碎它的肉呀，呼呼嘿哟；炒盘下酒菜呀，呼呼嘿哟……”

爸爸要是发现我们，就会跟带我们来的龙叔叔大嚷：“叫他们回去，快快！”龙叔叔眯眼笑：“哎——老王，你当是小鱼小虾呀？来这儿总比捂着强吧？”爸爸就闭了口。

要是天晴，我们也光膀子，不穿鞋。鞋早都湿透搁到岸边了。这里太阳特别热，能把云彩晒没。我们不敢老在栈桥上站，烫脚。我们爱在船帮上坐，看龙叔叔和爸爸下水。他们一上来，身上都黑红黑红的，在太阳下放光。

最有意思的是穿潜水服。一穿，我就认不出谁是谁了。大脑袋壳，大象鼻子，真逗乐。龙叔叔说：“给你们变个水鬼。”就和爸爸往水下沉。待会儿，就会看到水下一闪一闪的光，蓝晶晶的好看。我想这就是水下焊接吧。可人怎么能钻到水底下干活呢？

我还盼望过节。八月十五的晚上，我们又都坐在刚刚搭好的舞台前，瞪大眼睛瞅。忽然，不是报幕员走出来，而是爸爸立在舞台上说：“今天是八月十五，也是我们一号工区一期工程胜利竣工的庆祝日……明天，我们要向新的目标——二号工区转移！”话音刚落，底下就响起一片掌声。炊事班阿姨开始演“快乐的厨师”，施工队叔叔跟着演“笑

黄河”，这都是舞蹈。最精彩的是当地节目“二人台”，由龙叔叔和妈妈表演。龙叔叔大声大气：“我说妹子呀！”妈妈细声细调：“哎，我叫声哥哥呀！”龙叔叔唱：“八月，这个十五，”妈妈接唱：“月亮圆。”“月亮”的“亮”，妈妈是拐着弯拖长了唱，本地音非常准。大家都鼓掌。爸爸呢？爸爸怎么不表演一个呀？

黄河，向前流着。我的童年，我的快乐，也有我的悲伤和哭泣，都流去了。可我又觉得这些并未流去，就象水尽后留在地下的那些石头和泥痕，好象对人们总有点什么启示……

爸爸不叫我们去外面。因为新来到的这个二号工区到处是水泡子、泥淖。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去，听说淹死过人哪！那些日子天老下雨。我们整天憋着。

有一天，忽然龙叔叔带着一些叔叔阿姨来到我家。我和弟弟还没弄清啥事，就被龙叔叔抱出门外。低低说了声：“快走！”只见门口有两辆小吉普停着。他把我和弟弟塞进了一辆小吉普。刚坐好，车就开走了。等下车我才知道，我们来到了一个医院。我想这一定是北面那座新建的钢厂的医院吧。走廊里有那么多穿白衣的大夫出出进进。我哪里想到，在一个病房里，我竟见到了爸爸。——爸爸受了伤。他正躺在病床上。一点声音都没有。旁边妈妈正守着。我和弟弟过去叫“爸爸”。爸爸不理我们。我抬头看妈妈，妈妈脸上有那么多泪花。龙叔叔瞪大眼睛看着爸爸。过了好久，爸爸忽然睁开眼。他的脸那么白，只微微地张了下嘴。可我什么也

没听见……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爸爸的情景。从此，也是永远，我没有了爸爸。我哭了，弟弟哭了，龙叔叔也哭了。听龙叔叔说，爸爸是在作业中，不幸被黄河突来的水撞倒后受的伤。

后来雨老不停，黄河开始发水。老乡的庄稼地，还有大片的草滩，都淹了。妈妈工作的食堂关了门。听说粮食不够吃。鱼肉包子早不见了。我们吃窝窝头，吃高粱面，还吃一种从水泡子里捞出的水草。有一次开群众大会，我们都去听。龙叔叔在会上讲：“国家遭了灾，水灾、旱灾。我们要勒起肚子把工作干好！不能当逃兵……”

龙叔叔家的阿姨不听这些。她不愿在这儿过，想回上海。老跑到我家来跟妈妈说龙叔叔不好，不顾家。妈妈老劝她。可后来她还是离开了这儿。走的时候还来跟妈妈说：“老李他管不了我，我们离婚，法律上承认了。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她的话那么讨厌，可妈妈最后还帮她打背包，送她上汽车，跟她说好听的话，我真不懂。

我觉得龙叔叔怪可怜的。他现在胡子那么长，衣服掉了好几个扣子，穿着高筒水靴，“踢哩踢拉”地走。妈妈让他到我家吃，他摇手：“嫂子，我自己做。”我就去牵他的手：“妈妈让你吃饭……去么，妈妈叫你去的。”龙叔叔哈哈笑着，只好来吃。妈就说：“老李，你别见外。成天忙，再回来做饭，多误事。你一定来，省得叫小杰去叫你。”龙叔叔就刮我的鼻子：“你这个小精猴呀！”

我上小学时，顶喜欢龙叔叔送我的那只铅笔盒，是一只漆着好看花纹的铁盒。别人都是木头盒，差多了。还有龙叔叔送我的小刀、橡皮、铅笔，我都喜欢。龙叔叔对我说：“好

好念书，将来做个有学问的人。象你爸爸……”可我说：“爸爸有学问吗？他就知道干活呀！……”龙叔叔说：“有啊，可惜呀……”我就想，爸爸要是活着多好啊！

我上的是工区小学，路上要经过一大片长着沙蓬、野蒿、锯齿菜的草滩。我害怕里面钻出来马蛇子。马蛇子麻死人了。我不敢走，到龙叔叔上班的时候就去找他。他正好和我是同路。他不怕，敢掰马蛇子的嘴往里塞烟末。还用小棍捅。看马蛇子“登腿”。龙叔叔说：“我是龙，它是蛇，蛇怎么能打过龙呢？你会成龙的，成了龙，就什么也不怕！”

我后来不怕了，也敢一个人上学去。

我真正知道黄河的地理位置，已经很大了。它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脉北麓出发，流到我们这儿时，已经经过了四川、甘肃、宁夏，然后在我们这儿的阴山脚下拐一个大弯，冲出了一个广袤的河套平原。可是当我真正认识和理解了黄河时，又觉得为时过晚……

又过八月十五了。妈妈嘱咐我放学早点回来。我以为要开庆祝会，放了学，就回家。我还把毛蛋带来了。毛蛋是我新认识的同学。大家不管他叫毛蛋，管他叫二娃子。他家是本地老乡。他爸爸是打鱼的，常给学校送鱼，毛蛋就上了我们学校。二娃子说，他们老家原来不在内蒙，在山西。他爸爸原来也不打鱼，后来老家穷得不行才搬到这儿。他老穿一件红布镶黑边、胸前有个小兜兜的褂子。头发在脑袋后面扎一个小尾巴，象女孩子的小辫，用的都是红头绳。我问他：“你是男孩子，怎么还扎小辫呢？”“扎小辫咋价不好，俺大（爸）小时就崽（这样）。”他比我大两岁，个子却比我矮，脸

蛋黑黑的。我告诉他：“一会儿我们这儿演节目。”“甚？”他觉得挺奇怪。“就是唱歌、跳舞。”我说，“我也会演，我能说歌谣。”于是我就说起来：“鸡叫了，天亮了，南边大姐来到了……”又说：“挺好的天，飘雪花，挺好的姑娘没脑袋瓜。”他听了阵儿，摇摇头说：“不咋。我说个你听听。说关东，三件宝，人参鹿茸乌拉草；说河套，三件宝，莜面山药羊皮袄……”他又一转口：“七月七，豆角白，哥哥想着妹妹来……”我听得直笑：“你说的啥呀，尽瞎说。”他不服气：“我们这儿都是这个，你会？”我也不服气，我想起龙叔叔教过我的一首歌谣，就学本地话说起来：“门蹲老，打野雀，野雀飞，打乌龟，乌龟带着个草帽儿，嘎嗒嘎嗒跑道儿，一跑跑到个石岗上，撅着个屁股蹭痒痒！”他听得直眨巴眼，好半天才问我：“谁教你的？”我说：“龙叔叔呗，一会儿他就来。”

龙叔叔果然来了，他正帮管后勤的阿姨给人家分月饼。现在吃什么都分份。我赶紧把龙叔叔拉进屋。龙叔叔对妈妈说：“将就点吧，今年的月饼都不好，玉米面做的。”我赶紧接过一个递给二娃子吃。我说：“二娃子，你吃吧。”二娃子捧起来就吃。月饼渣都沾满他的脸蛋了。他一边吃还一边说：“啧，真个香，你们闲下克（去）我们家，想吃甚就吃甚。鱼这阵儿打不住，可我大能钓王八。王八你们吃过？”

龙叔叔要出门的时候，我赶紧问：“龙叔叔，今天晚上开庆祝会不？”

“啥？”

“是竣工会呀！”我想起爸爸那天说过的话。

“哦——”龙叔叔瞪大眼睛看我。不说话。

我问错了吗？

就这样，又过了四个中秋节，庆祝会也没开。我都上五年级了。大人们的事情，我还是不懂。我很可惜有些同学，他们因为家穷或其它原因，已经不再念书了。毛蛋早就不念了，和他大在黄河打鱼。我还去他家玩过一次。他长得不象过去那么矮了，黑瘦黑瘦。他让他大给我烧鱼吃。还让我吃糜米粥。糜米粥酸极了。他们的家就是船。船上有个小木舱，他和他大就在那里睡。现在我个子也长高了，在班级女生里排最后。可妈妈说我营养不好，脸皮白没有血色。她不准我吃生黄瓜和生茄子，更不准我吃香瓜。香瓜是这里的特产，很甜很甜，可妈妈说人吃完拉肚子会变得更瘦。

我家现在住的是小砖房。龙叔叔还常来我家，问我的功课，问妈妈有什么事。没事他就一笑，走了。弟弟现在太淘，都三年级了，上房，掏鸟窝，玩老鼠，从一丈高的墙上往下跳，能把妈妈气死。有一回妈妈找不到他又急了，我说：“妈，别急，我知道他在哪儿。”于是我就到龙叔叔家去。弟弟果然在龙叔叔家。他正拿一个木板缠龙叔叔削一只船。龙叔叔边削边和旁边坐着的那个干部说话。我认识他，贼胖，姓庞。大伙都喊他胖书记。他来我们这儿时间不长。走路老挺大肚子，慢慢地走，说话也慢慢的。妈妈说他是来抓运动的。妈还说，以后说话要小心，不然胖书记听着就会在小本子上记下来。什么是运动呢？什么又是小本子呢？

胖书记抽着烟，我看他很和气。我把弟弟拽到跟前悄悄听着。

胖书记说：“老李，全队干部都洗澡下了楼，就剩下你。有什么问题不好说清呢？”

龙叔叔说：“我一个党员，有啥不好说的？就是为二号工区的工程，质量不过关。几年了，焊接问题多，我不同意交工，和一些干部分歧也多……”

“不是这个问题。指你个人。有人有反映。”

“哦？”

“我是说，”胖书记停了下，转过头看看我，问龙叔叔，“这是谁的孩子？啊啊，刘春娟的……我说小朋友，我们正谈事，你们到外面玩好吗？”

我和弟弟走出屋子偷偷地蹲在龙叔叔家门口。我们都不敢吭声。我听懂胖书记又跟龙叔叔提我妈妈的名：“那你为什么不和刘春娟结婚呢？——又这么多年了，别人怀疑是难免的么！一个党员可不能在作风上有毛病呀！”

我不敢听下去了。凉飕飕的晚风，还有远处黄河边上飘来的流水声使我惊醒了。我害怕起来。回家晚上做梦，尽做坏梦。

胖书记谁家都去过，也来过我家。就在去完龙叔叔家后几天来的。他和妈妈说的话我都记得：“大嫂子，我是了解你的，组织上也信任你。这次李俊同志能够下楼，和你能够站出来大胆证明和澄清问题分不开的。也是对组织对同志的负责。我们这些领导有时也主观得不行。干好工作不容易呀……”胖书记说话时没有再让我和弟弟出门。还给我和弟弟每人一块糖吃。胖书记是好还是不好？我说不出。

也许，黄河太古老了，太长了，所以它发生的一切，在我们看来，就象现在听到的一种刺激心弦而又描写不完的音乐，带着徘徊不尽的旋律，总是那样深沉而又真切地响